



中国人的出路

郁达夫 / 著



NLIC2970888782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人的出路

郁达夫／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NLIC29708887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出路/郁达夫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可以触摸的民国)

ISBN 978-7-224-10501-8

I. ①中… II. ①郁… III. ①杂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9801 号

中国人的出路

作 者 郁达夫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传真):(010)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6 开 14.5 印张 18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501-8

定 价 32.00 元

编者的话

民国相关选题的出版，曾经是敏感的。那一度被僵化思维固锁住的，是太多面目模糊的身影。他们长袍马褂、旗袍绣履，那光影婆娑的身姿，一旦跃入脑际，就难再轻易离去。这也是近年来不管是影视还是图书，都出现了一股民国热的因缘。

有关民国的话题，似乎隐藏着一种魔力。那种潜游在净空深处的味道，从历史的不远处，静静地向我们移来。我们无法抵抗这种黑白质感的诱惑。然而，太多的民国是演绎的产品、是虚构的华章，民国真实的样子不应仅仅从名人、类名人的塑造中诞出，不应仅仅在华丽炫耀的镜头感里展示。民国绝不是“万恶的旧世界”，也不是“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她是我们的先人曾经在纠结中不断尝试和追索的第一次现代，是灿若星辰的文化人第一次放胆展示自我。同时，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保守与开放的争夺，西学与中学的通融，专制与民权的恶斗，极度的聪明和极度的愚蠢，极度的崇高和极度的可笑，都在这个时代充分表演，并给后人埋下了种子。所以我们的关注，不只是行

注目礼，更是寻求还原，寻求真实，不管热血与极端，也不管沉郁与凉薄，这既是叙述对象的真实，也是原作者的真实。

《可以触摸的民国》系列丛书，我们计划分成几个子系列构建，目前即将出版的有：《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场》《可以触摸的民国·侧影》《可以触摸的民国·细看》以及《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

《现场》板块，由南京财经大学的石钟扬教授执行主编，首选了四本：“报界奇才”、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的新闻文选；中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先驱、“铁肩辣手”的杰出记者邵飘萍的新闻文选；“思想界明星”、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所主编《新青年》《每周评论》中的新闻与时评选集；“五四三圣”之一、“再造文明”的设计师胡适的时评选。这四位报人（无论专职或兼职的）都是学者型的，都曾为民主为言论自由历尽艰辛，饱经磨难，透过这些依旧在燃烧的文字，可以触摸到他们滚烫的热血。

《侧影》板块，由我们编辑部操刀策划，编选民国著名学者、文人的文字，希冀觅得特殊视角，给读者一个陌生化的全新印象。譬如，傅斯年不仅是儒雅严谨的学者，我们编选的《现实政治》更展示出他对时事的敏感与睿智；徐志摩的《再来跑一趟野马》，集中其相关政论问题的文章，发现一个敏感政治、关心国家的徐志摩；朱自清的《人话》，选取他回忆性的散文篇目，串联起他的一生，搭建出朱自清的“忆之路”。

《细看》板块，则是结构别致的人物传记类原创性文本。回避宏大叙事的框架限制，省略过渡、延续的平淡，截取他（她）人生的一个个断面，或熠熠生辉，或苦痛难当，从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细节出发，去触摸他们灵魂深处的颤抖，如《萧红的100个细节》《郭沫若的30个细节》等。

《新学》板块，作者皆为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对民国的态度有其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创新，如《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选取这样被反复述说的特殊年份，却回避了政治，只看那剧变之下惶惑迟缓而跃跃欲试的百姓生活，对当下社会现状亦不乏启迪。

因为民国版图书的出版年代所限，文字中不少具体的用法，比如其中《人话》一篇中“您少爷在那儿上学？”的“那儿”、《春晖的一月》一篇中“我最爱桥上的阑干”的“阑干”，又或者《买书》一篇中“不知那儿检来《文心雕龙》的名字”的“检”字等，在现在的汉语环境中已经有了不同的用法，但为了尊重民国时代的真实性，以及作者自主创作的主权性，我们没有进行任何擅改。脚注部分属选本中自有的，我们尊重并保留。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编辑也针对具体的、可能有助读者理解的部分，增添了一部分注解。

作为编者，请允许我们向胡适、朱自清、徐志摩、傅斯年们致意。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文字上感知陌生而久违的率真、趣味和正直，倾听他们告诉我们知识人应该怎样读书、怎样生活，怎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形而上的问题。无论侧影，还是正面，在煌煌民国的文化殿堂前，我们都该收敛起自己虚张的声势，勇于正视那逼人的光焰。我们撩拨出的民国文字中的独特味道，是想与读者分享先生们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感动。请惠存我们的好意，同时宽恕我们的浅识。

目 录

CONTENTS

夕阳楼日记	• 001
《沉沦》自序	• 007
《茫茫夜》发表以后	• 009
答胡适之先生	• 016
艺术与国家	• 020
批评与道德	• 026
对话	• 029
我承认是“失败了”	• 033
牢骚五种	• 036
广州事情	• 042
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	• 048
告浙江教育当局	• 053
在方向转换的途中	• 056
《日记九种》后叙	• 059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 061
谁是我们的同伴者？	• 068
序孙译《出家及其弟子》	• 072
对于社会的态度	• 075
讨钱称臣考	• 082
《白华》的出现	• 084
中学生向那里走	• 086
学生运动在中国	• 091
在热波里喘息	• 097
“天凉好个秋”	• 100
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	• 103
说食色与欲	• 108
梦想的中国 梦想的个人生活	• 111

山海关	• 113
炉边独语	• 116
非法与非非法	• 120
一文一武的教训	• 122
谣言预言之类的诞生	• 124
说宣传文字	• 126
谈健忘	• 128
说妥协	• 130
政权和民权	• 132
说木铎少年	• 134
说冒骗	• 136
著书与教书	• 138
清谈的由来	• 141
说模仿	• 143
无事忙者闲谈	• 145
大学教育	• 148
暴力与倾向	• 150
中国人的出路	• 152
小学教育与社会	• 156
说“沉默”	• 158
说谎的衰落	• 160
伟大的沉默	• 162
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	• 165
文坛的低气压	• 169
中国是一个灾国	• 171
出版界的年轮	• 173
新生活与现代生活	• 175
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 179
高楼小说	• 184
关于使用国货	• 199

日本的娼妇与文士	• 201
敌我之间	• 204
廿九年双十节的前夕	• 210
因鸦片而想起的种种	• 213
美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的意义	• 215
十年教训	• 218

Horas non numero nisi serenas.

(The motto of a sun dial near Venice)^①

时代精神(德人所谓 *Zeitgeist*, 英人译作 *The spirit of the age*)是最难摸捉的一种东西,亦是最易感染的一种风气。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就不得不受什么地方的感化;生在什么时候,就不得不呼吸什么时候的空气。我们所呼吸的现在的空气(*Die Atmosphaere der Zeit*)同我们所受的环境的感化(*Der Einflussdes Milieus*),就是造成时代精神的两种要素。

目下的中国,是强盗窃贼的天下,打来打去,都是为分赃不平的

① 拉丁文:我只标出白昼的时刻(威尼斯附近一个日晷上的铭文)。

缘故。人心厌乱，大家都知道做小小儿的文官是不能发财，做平常的武官是不能保命了。一般青年男女都受西洋民主思想的感化，渐渐儿的^①生出了厌谈政治厌说武事的倾向来；于是乎文艺的世界，与思想的王国就变了他们的理想之乡；大约晋代的竹林七贤，同法国的高蹈派诗人的心理，也是如此，我之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指着这一种心理而言。

世界上有一种新的“欲望”生出来的时候，必即有一种“供给”生出来，来填这一种新的欲望；我们中国的青年既然有了那一种要求，自然社会上不得生一种无理的供给出来。这供给是什么呢？就是各国文艺思潮书的乱译，同各种小说诗词的粗制滥造。

我并非是那一种无学问的思想家，专爱说说大话，以寻人错处，嘲弄古代的道德为本职的。我也不是那一种卑鄙的文人，专欲抑人之善而扬己之德的。

我之所以不能默默者，只为一般丑类，白昼横行，目空中外，欺人太甚的缘故。我真不忍使我们中国的思想界，也腐败得同政治界一样，使我们中国永无吐气的一日。孟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人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我们所轻视的，日本有一本西书译出来的时候，不消半个月工夫，中国也马上把那一本书译出来，译者究竟有没有见过那一本原书，译者究竟能不能念欧文的

① 的：此种语境下现通用为“地”。

字母的，却是一个疑问。

人家说 Kropotkin^① 的屁是香的，他就说 Bakunin^② 的排泄物是甘味儿的；有一位半通的先生说论理学 Logic 应该叫作“老七”，他就说心理学应该叫作“老八”了。这样没有常识的国民，这样喜欢盲从的民族，如何能不灭亡呢。中国虽然革几百次命，我恐怕也不中用的，施洗的约翰说：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我对了我们的同胞，也想这样的说。

我现在因为没有工夫看中国近来出版的书籍杂志，所以也不能举出确实的例来；但是前几天我在散步的时候，偶然买了一册书，上面写着“新文化丛书”五个红字，底下是《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一个书名，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我素以忠厚待人，所以现在我也不愿把译者的名姓提出作一个笑柄，因为我的意思，并不在嘲弄他人，不过想请大家谨慎些儿，免致见笑于外国人而已。

译者分明说：“著作者的原书是用德文写的，英、法、俄、西班牙、日本，都已早有译本。我这次是根据 Lucy Judge Gibson 和 W. R. Boyce Gibson 的英文译本重译出来的。……”我对于译者的这几句宣言，就已经不满足了。大凡我们译书，总要从著者的原书译出来才好；讲到重译，须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用此下策；如今这一本《人生之意义与价值》是用德文写成的，德文并非是一种无人学习的文字，译者既有心介绍哲学，何不先费一二年工夫，去学学德文？况且 R. Eucken 的文章，并不难懂，要直接读他，也不算是一件难事。

我读了那一本中文的译文，什么也不能理会，所以就去买了一本

① Kropotkin: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著有《田野、工厂和工场》《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夺取面包》等。

② Bakunin:巴库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分裂第一国际。

英文的译本来对看。因为我所有的德文本，是一九〇九年改正的第二版，德文本的文章同中文译本并无一句相同，所以我疑思译者对于英文者倒反忠诚，对于原著者，倒反有漠不相关的样子。

英文本买了来一看，我才知道英文本是从原著的一九〇七年的旧版翻译出来的。你看在他的故国，已经绝版的老版书，在我们中国倒当作了最新的新书流布开来，岂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么？这也不必去说它，我把英文本同中文本对了一读，我才觉得天下的奇事，更没有甚于这一本书的翻译了。

中文译本的《绪论》第一页第一行第一句说：

人生有无何等意义与价值？有此种怀疑的，并非为幻想所支配。

这两句究竟是什么话呀！

英文译文的第一页第一行：

Has human life any meaning and value? In asking this question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

我虽不长于英文(因为我所学的是德文)，我想这两句英文，总应该照下面翻译：

人生究竟有无什么意义与价值？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是明白的了。

若依了前举的中文译句讲起来，英文的第二句要改作：Those who have this scepticism are ruled by no illusion. 才对哩。

中文译的第二句说：

我们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们不能冒充真理的主人，不过必须从事于真理的发见^①而已。

我在英文本上寻了半天，总寻不出“我们有自知之明”的几个字来，因为英文本的第二行说：

We know that we can not pose today as the possessors of a truth which we have but to unfold.

目下我们只能求那一种真理的发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装作已经是理会得那一种真理的人。

中文译的第三句说：

烦扰我们的，是这个未曾解答的问题，然而我们对于解答的尝试决不可加以厌弃。

可怜译者好象^②把原文的 confront 当作了 confound 了。confront 是撞上我们的面前来的意思，confound 是烦扰我们的意思，两字确有些相似的地方，也难怪译者把它们弄错了。英文的第四行说：

The question confronts us as a problem that is still unsolved, whilst we may not renounce the attempt to solve it.

① 发见：现通用为“发现”。

② 好象：现通用为“好像”。

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面前,还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解决这问题的尝试来拒绝了。(我们还该试手解决它才好。)

中文译的第四句说: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以前各派说全无一点确实,往后我们要详细的指明。

不知何谓“以前各派说”。英文的译文是:

That our modern era lacks all assurance in regard to its solution is a point we shall have to establish more in detail.

我们现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还缺少种种确实的地方,这就是教我们将来不得就更加详细造就之处。

我买了这本《新文化丛书》,头上看了上举的四句译文,就不得不把它丢了。若看下去恐怕底下更要错得利害^①。我下次再也不敢买中文的译书了。

象^②这样的误译,在目下的中国,不知更有几多。可怜一般无辜的青年男女,白白的在那里受这些译书的人的欺骗,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进步呢?

1921年5月4日夜半

(原载1922年8月25日《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① 利害:此种语境下现通用为“厉害”。

② 象:此种语境下现通用为“像”。

《沉沦》自序

我的三篇小说，都不是强有力的表现。自家作好之后，也不愿再读一遍。所以这本书的批评如何，我是不顾着的。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第二篇《南迁》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主人公的思想在他的那篇演说里头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篇是一类的东西，就把它作连续的小说看，也未始不可的。这两篇东西里，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第三篇附录的《银灰色的死》，是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过的，寄稿的时候我是不写名字寄去的，《学灯》栏的主持者，好象把它当作了小孩儿的痴话看，竟把它

丢弃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我也很觉得奇怪，但是半年的中间，还不曾把那原稿销毁，却是他的盛意，我不得不感谢他的。

《银灰色的死》是我的试作，便是我的第一篇创作，是今年正月初二脱稿的。往年也曾作过一篇《还乡记》，但是在北京的时候，把它烧失了，我现在正想再作它出来，不晓得也可以比得喀拉衣耳^①的《法国革命史》么？

1921年7月30日

叙于东京旅次，达夫

（据1921年10月15日上海泰东书局初版“创造社丛书第三种”小说集《沉沦》）

^① 喀拉衣耳：现通译为“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